

珠海港集团风口期收购通裕重工

本报记者 李超 德州报道

风电抢装潮下，在营收和利 风口期“卖身”

近日，通裕重工发布公告称，拟向珠海港定向增发不超过6.13亿股股份，定增募资不超过9.44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折合每股不超过1.54元。此外，珠海港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受让通裕重工实控人司兴奎所持2.58%的公司股份，受让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2.42%的公司股份。股权转让与定增完成后，珠海港集团持股比例将达20%，成为控股股东，实控人拟变更为珠海市国资委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通裕重工系位于山东省德州(禹城)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于2011年3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交易。

通裕重工是我国风电主轴生产龙头企业，锻造、铸造、焊接是其三大核心制造工艺。依托于该三大核心制造工艺及综合性加工制造平台，通裕重工在风电行业形成了风电锻件(双馈式风电主轴)、风电铸件(双馈及直驱式风电轮毂、机架、轴承座;直驱式风电定轴、转轴等)、风电结构件(直驱式风电转

润双双增长的情况下，风电主轴重要供应商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通裕重工”，

子机壳、定子机座等)三大产品系列，成为中国重要的兆瓦级风力发电机主轴生产基地。2019年6月，通裕重工入围“山东省高端装备制造领军(培育)企业名单”新能源装备12家企业中的第五名。

在风力发电抢装的风口期，而且在营收和利润同比双升、订单增加、产销均有所增加的良好经营情况下，通裕重工实际控制人出售控股权，几乎是“贱卖”。

相关资料显示，公告当天通裕重工的价格为1.97元/股，珠海港集团通过股权转让获得5%的股份，之后又通过不高于1.54元/股的价格获得通裕重工15%的股份。相当于珠海港集团以最小的代价获得20%的控制权，同时又以增发的方式向通裕重工注入不超过9.44亿元的流动资金。

“珠海港集团这笔买卖做得太划算了，以较小的成本获取5%的股份，然后通过上市增发获得实际控制权，其增发的不超过9.44亿元的资金又回到上市公司，还是归它主导。”一位长期跟踪通裕重工的

300185.SZ)却将自己卖身于珠海国资委下属的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珠海港

投资者分析称。

通裕重工第一季度财报显示，截至2020年3月底，公司拥有总资产124.49亿元，净资产53.79亿元，资产负债率约为55.32%。营业额约为11.63亿元，同比上升46.39%;扣非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5954.18万元，同比增长170.83%。从上述交易数据以及通裕重工的财报数据，通裕重工这笔买卖略显异常。

6月25日通裕重工发布的“跟踪评级报告”显示，截至2019年末货币资金14.08亿元，其中9.63亿元为受限资金，受限比例达68.37%;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16.22亿元，较年初增长22.82%，应收账款规模较大，对营运资金存在占用;公司存货22.99亿元，较年初增长11.48%。

从期间费用看，2019年公司期间费用总额为6.44亿元，较上年增长36.42%，主要系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增加所致。其中财务费用为2.55亿元，较上年增长24.05%，主要系承兑汇票贴息增加所致。

集团”)。

看起来令人费解，仔细分析却也不难理解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两年多前的2018年6月份，通裕重工已经引入山东省内的国资战略投资。

对于司兴奎来说，引入国资或许确实出于无奈。实际上，也是在去年6月份，通裕重工已经引入过一次国资战投。

2019年，司兴奎与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山东国惠”)和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山东高新投”)达成股权转让协议，通过向山东国惠和山东高新投转让部分股份，为通裕重工引入了国有战略投资者。协议转让完成后，山东高新投和山东国惠分别持有通裕重工5.67%和5.04%的股份，成为通裕重工战略投资者。

“去年已经引进过一次战略投资，如今以‘断臂求生’的方式让出实际控制权，足见通裕重工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。”一位接近通裕重工高管层的知情人称，“通裕重工的产品等竞争力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因为应收账款较多，财务费用较高，导致通裕重工的资金压力非常大。”

新股东或将加码海上风电

此次股权转让与定增完成后，珠海港集团持股比例将达20%，成为通裕重工控股股东，通裕重工实控人亦将变更为珠海市国资委。作为珠西地区最大的港航企业，珠海港集团不仅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，其在清洁能源电力等领域也布局广泛，已构建起以风电、火电、管道天然气、天然气发电为依托的综合能源板块，旗下共6个风电场投入正式运营，并不断扩大在清洁能源电力的投资运营规模。

珠海港集团是大型国有独资企业，资产规模为300亿元，被评为“国家5A级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”。目前拥有全资、控股、参股、合营企业122家，其中包括一家A股上市公司(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)、两家新三板挂牌企业(珠海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)和珠海市首家5A级物流企业(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)。

风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利用形式，正处于从替代能源

向主体能源过渡的关键时期，随着风电装备技术的迭代、成本的降低，储能、特高压技术的发展，以及海上风电未来黄金十年的到来，未来行业景气度将持续向好。

作为风电主轴全球龙头，通裕重工业务收入稳定增长。全球风电装机容量过去5年保持了近20%的复合增长，受益于海上风电的高速发展，预期未来增长还将持续。

业内人士预测，通裕重工本次向珠海港集团出让股权，是通过资本融合扩大市场布局的体现，引进珠海港集团这位大股东，发展海上风电，是已成定局的大趋势。珠海港集团此次入主通裕重工为其提供资金和业务支持，将有助于推动通裕重工业务稳健发展，而通裕重工凭借其明显的铸锻技术优势和自主技术能力，有望成为珠海港集团重要的制造类上市平台。随着资本事项的推动，未来双方将在清洁能源电力、港口码头、海工装备等领域进一步实现产业协同。

上接 A5

问桂道圩的决堤时间，比中洲圩的决堤时间早一天多。

问桂道圩于7月8日20:35左右决堤，中洲圩于7月9日21:35左右决堤。问桂道圩的决口长度为127米，中洲圩的决口长度为188米。问桂道圩决口后，涌进的洪水向西灌入鄱阳镇低洼地，最远处北上至接近“四十里街镇”(编者注：一个镇的名字)的距离，只有1千米左右。

“1995年和1998年对面的鄱阳镇圩堤没有决堤，”中洲圩一位村民对记者说，这一次，是他们先决堤。但是25小时后，昌洲乡的中洲圩就决堤了，全乡被淹。“鄱阳镇一个做肥料的老板，十几万元的货放在仓库里，全部被淹毁了。”昌洲乡一位徐姓中年男子称。

问桂道圩决堤后，洪水蔓延至附近15000多亩耕地和6个村庄，上万名村民随后被组织转移。中洲圩决堤，导致近3.4万名村民转移。

记者驱车在本次鄱阳县受灾最严重的昌洲乡、鄱阳镇(岭口曹家以上区域，本次的淹没区域，不含鄱阳镇的县城部分)、三庙前乡、饶丰镇、古县渡镇察看受灾最严重区域附近的圩堤情况，发现这几个乡镇靠近昌江部分的地貌特征及圩堤，基本与本次决堤的中洲圩和问桂道圩附近的地貌一样：土质圩堤之后，是比昌江水面低大致8米的平原式良田，以及错落在这些良

抽排积水

他们每年都会按照村里的计划修复圩堤，但受成本及投入限制，这些新修复的圩堤所在地段绝大多数仍是用泥土修复。

“圩堤要占去田土的嘛，大家的田土都是分割好了的，修几道10米高的圩堤，顶部4米宽，底部就是15米到20米宽，占去太多田土了，”昌洲乡目前租种了50亩稻田的徐姓村民对记者说，他每亩稻田的产出损失800元，加上每亩500元的租种成本，每亩合计损失1300元左右。他在这场水灾中，至少损失6.5万元。他扬起黝黑的脸说，今年亏了。

此前，曾有网络名人质疑鄱阳县在抗洪抢险的过程中，封堵圩堤的做法是错误的，因为封堵圩堤会导致圩堤内的洪水无法退去，圩堤内的农作物会被全部淹死。

昌洲村的多位村民对记者称，网络名人并不了解当地实情。以昌洲乡为例，该乡设有6个抽灌站，在封堵圩堤缺口后，一旦昌江水位下降，这6个抽灌站既可以通过电动抽水外排，也可以人力或直接升起道闸，通过圩堤内的洪水自身的重力外排。

“1998年的时候，圩堤内的洪水跟现在一样多，那一次是直接打开下游的圩堤炸开一个缺口排的水，”昌洲乡另一位值勤村民说，这一次的洪水怎么排法，目前还没有



昌洲乡圩堤的抢险加固方式之一，是填充泥土，再用塑料彩条布覆盖。这些土质防护堤的加强部分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洪水的冲刷/摄影

田附近的集镇或民房。

也就是说，从昌江上游的古县渡镇，至下游西南方向的三庙前乡和丰村，直线距离全长21千米的昌江东南、西南的本次未决堤部分，如果其中一处发生较大的决堤，则受灾面积将增加50平方千米左右。

如果没有该县“发展路”(三前庙乡至鄱阳县工业园的道路)的拦截，昌江(昌洲区域的“小河”以南)南侧的圩堤决堤后，淹没区域可能

超过100平方千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本次采访期间，记者驱车经南昌、德安县、九江市、都昌县、鄱阳县、万年县绕行了鄱阳湖一圈，发现鄱阳湖周边南昌市在内的市县，均圩堤密布，且多数圩堤之外的洪水水位高于耕地及房屋。

江西省河道湖泊管理局的黄浩智、李洪任2014年发表在《江西水利科技》上的一篇文章披露，据

统计资料，鄱阳湖区保护耕地面积66.67平方千米(0.6667平方千米，约合1000亩)圩堤288座，堤线总长近3000千米。其他圩堤为一般圩堤。

这些圩堤多为土质圩堤，水位低时，这些圩堤都相对安全，当水位达到极端位置如超过1998年特大洪水的水位时，这些土质圩堤的上部进水，土质迅速被水泡软，形成坍塌或管涌，最终导致决堤。



昌洲乡洪水给当地带来了诸多麻烦，但对鹅和鸭子来说，却是难得的自由世界。一些鹅、鸭可以比以往有更多、更广的泛游空间。/摄影

确定。他说，电动抽灌只适合少量洪水，像目前昌洲乡辖区内基本被洪水灌满，且水深达8米至9米，抽灌排水不现实，时间太久了，只有待昌江洪水退去后，决堤排水最快，最便捷。

记者注意到，昌洲乡北侧的鄱阳镇(问桂道圩决口所在区域)被淹没部分，没有设置抽灌站及外排设施。本次洪水退后，鄱阳镇内的积水，只能通过炸开圩堤排水。

此外，昌洲乡附近几个乡镇的昌江沿岸圩堤，在本次洪水中，大致出现了80多处险情，抢险救援机构及当地村民在这些圩堤的薄弱部分，倾倒了石块及土石方及时弥补。不过，其中一些补救段，只倾倒了泥土临时防护——大风一起，波涛连连，20厘米高的波浪每一次拍打土岸，都会侵蚀到岸边的泥土，冲刷出混浊的泥水。

至7月16日，昌江中的水，已

经逐渐清澈，但昌洲圩堤及问桂道圩内的洪水，因为前述原因，仍然混浊。

水混浊不重要，圩堤是否被冲刷并侵蚀很重要。

当地村民说，他们每年都会按照村里的计划修复圩堤，但受成本及投入限制，这些新修复的圩堤所在地段绝大多数仍是用泥土修复。

江西省新闻办7月15日发布的消息称，南昌、上饶、九江等地都出现超历史洪水，长江干流、鄱阳湖区及其他圩堤汛情超警长度达2491千米，出现管涌、渗漏、跌窝等各类险情达945处，部分地段出现漫堤、溃坝险情。

江西省新闻办7月15日公布的消息称，本次洪涝灾害导致该省642.4万人受灾，紧急转移安置65.4万人，需紧急生活救助25.9万人，农作物受灾面积583.9千公顷，绝收123.6千公顷，倒塌房屋1494间，严重损坏房屋2767间，直接经济损失117.6亿元。

目前尚无法确认，如该省将圩堤的临江水面全面提升为水泥+石块结构，所需的总投资为多少。

相关报道

保卫望江

本报记者 郝嘉奇 安庆报道

望江县位于长江北岸、安庆市区上游。今年入梅以来，当地降雨量达到往年2.6倍，是长江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。

目前，望江县水位逐日回落，不过仍在警戒水位之上。望江县防办数据显示，7月24日，华阳闸江水位19.64米(2019年同期17.66米，2016年同期18.78米)，较7月23日落0.12米，超警戒水位1.64米；湖水15.76米(2019年同期14.05米，2016年同期17.18米)，较7月23日落0.03米，超警戒水位0.26米。

7月15日，当地华阳闸江水位20.20米，超警戒水位2.20米，内湖水位15.49米，距警戒水位仅0.01米。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7月16日在望江采访获悉，当地内湖水位已达15.54米，已超过警戒水位。

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4日发出命令，要求安庆等5市立即做好长江江心洲和外滩圩人员撤离工作，确保撤离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。

7月16日，望江县委宣传部人员向记者介绍，该县为防止决口蓄水保堤，并提前转移群众460人以上。其中，巩固圩内共有200人，180人已转移并投亲靠友，留下20名青壮年及有

防汛经验人员参与防汛。华阳镇在3所小学设置了安置点，安置群众超过280人。

记者在华阳镇江调圩看到，圩外不少民房和大王古寺已被淹，低矮树木则被淹没。

在杨湾镇丰大村，42名民工正在堤坝上排查。该村党总支支书记季益保说，当地防汛面临“内忧外患”，既要防止长江汛情，也要防止内湖汛情。“按要求，沿江每千米要配备30名民工，沿湖每千米需有10名民工。村里大多是老少，人员方面有很大压力。”

而在望江县雷池乡东兴圩，形势也不乐观。7月14日，圩内出现管涌，周围则遍布民房。16日下午，涌水翻沙加剧，决堤、垮坝风险增大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陆军71军某部战士正搬运沙袋填向管涌处。

此外，该部战士还在巩固圩沿线奋战。该部副参谋长周强告诉记者，部队已对2千米左右堤坝进行打桩、铺防水布，并用沙袋将堤坝抬高25厘米。

记者了解到，7月14日，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率国家防总工作组到望江县江调圩，了解防汛救灾、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，要求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。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则前往望江县杨湾镇，要求时刻做好监测预警工作。



东兴圩管涌处。

郝嘉奇/摄影